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殺子報 第十七回 問真相姑娘哭訴 見公差淫婦心慌

許文、朱高兩個能乾公差，領了牌票，當晚就前往天齊廟巷，傳了地保更夫，關閉了兩頭欄柵，進出行人俱要盤查，以免兇手逃脫。將近二鼓時分，走到一家門首，站立商議，聽得門內有婦人說話之聲。此等門戶只有一門一闔，沿街淺屋，乃是小戶人家居住之所，故屋內說話，門外可以聽見。其人姓韓，名起福，娶了一個妻子，就是慣做媒人的蔣媽媽之女。夫妻二人在那裡閒談，豈知門外有人竊聽。那朱高立定了，聽那男子說道：「今日聽得街上人說，王世成妻子，結識了天齊廟裡的納雲這件事，如果被老和尚曉得，定要趕他出去。」朱高聽得明白，一想有了見證，便叫韓起福開門。他夫妻二人聽外面有人叫門，嚇了一跳，開門一看，認得是朱頭兒。

韓起福道：「朱頭兒，深夜到此何干？」朱高跨進屋內，將身坐定說道：「我今有一個事情，要想煩你大嫂。你若肯與我做成，我當重重的謝你。」韓大嫂道：「朱頭兒說哪裡話來，有事見教，哪有不肯之理，只要我辦得到。」朱高道：「大嫂能乾，一定辦得到的。我對你說，那個王世成的妻子，你是認得的？」韓大嫂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，他是我家母親的媒人，他家做親的時節，我也去過。近幾年來，沒有過去，因那婦人性情刁蠻，所以我們不同她往來了。」朱高道：「大嫂，你如今做個賣鮮花的買賣，到她家去，也不在意，因她有一個女兒，一個兒子，你去問她家女兒：你家兄弟，為何這幾天不見？看她怎樣回答你就是了。但是這句話，必須要看機悄悄兒說，不要被她母親看見，也不要給她母親聽見，最好引到外邊，低聲問她。聽了她的回答，你來回覆我，你的功勞就不小。」韓大嫂答應一聲是。朱高別了他夫妻就走。

次日天明，韓大嫂絕早起身，提了一隻花籃，走到王家門首，故意提高了聲音，喊道：「賣花！賣花！」走來走去，方才看見她家大門開了，裡面走出一個女孩子出來。韓大嫂見是金定，手裡提了一把茶壺，出外泡水，連忙叫了一聲：「金定到哪裡去？你娘呢？」金定道：「我母親才起身不多一回，正在那裡梳頭。」韓大嫂一看兩邊無人，正中下懷，就此問道：「你母親是歡喜你呢，還是歡喜你的弟弟？」金定聽說弟弟二字，登時心裡一酸，眼淚汪汪哭起來。韓大嫂道：「好端端的，為什麼哭起來？莫非想了什麼事？」金定被韓大嫂這一問，更加嗚咽不止！韓大嫂道：「你對我說，不要緊的。」金定說道：「我家兄弟被母親殺死了，他將屍首砍成七塊，裝在油缸裡面，藏在牀腳底下。」韓大嫂吃驚道：「為了什麼事？你娘要殺他呢？」金定道：「多只為弟弟趕出和尚，母親惱恨起來，下此毒手。」說了這句，恐怕母親出外，連忙走開了。韓大嫂好生驚駭，提了花籃，轉身來到巷口茶坊內，看見朱高坐在裡面，即將會著金定一番情由，細細對朱高說了一遍。朱高大喜道：「費心費心，我明日再來謝你。」

當下朱高忙同了許文，來到天齊廟，只見山門緊閉，舉手輕輕叩了幾下。那香伙道：「小師父，外面有人敲門，可要讓他進來？」納雲躲在供案之下，低聲問道：「外面一人，還是兩人？」香伙道：「待我去問。」香伙走到山門跟首，問道：「門外來的是一人，還是兩人。」朱高、許文二人齊聲答應道：「我們二人來燒香的。」香伙轉身入內，對納雲道：「是兩個人來燒香的。」納雲一想：「那個測字先生真正靈驗，他說逢雙就吉，諒來逢凶化吉了。」忙叫香伙道：「讓他們進來燒香。」

那香伙聽見納雲叫開門，就將山門開了。

那朱、許兩個公差一齊進來，走上大殿問道：「你家和尚住在哪裡？」納雲躲在供案底下，聽得口氣，就在桌圍之內，偷眼一瞧，見是兩個公差打扮的，心想不好了，嚇得渾身發抖，只恨無地洞可鑽。暫時躲藏，豈知身子一抖，那供案上面燭台等都搖動起來。許文、朱高喝道：「為什麼案上香爐燭台，都活動起來。」隨手將那桌圍一掀，見納雲躲在下面，乃說道：「原來這裡有個活菩薩。」朱高便叫道：「呔！你這賊禿驢，還不快走出來！」話猶未畢，許文便在袖中取出一條粗鐵練，朱高便把納雲拖出，許文就將鐵練在他頭頸上一套，猶如牽豬羊一般，牽出廟門。一時驚動了眾人來看，走出大街，轉過就到州衙。

只聽雲板聲響，麒麟門大開，兩旁皂役鴿立齊整，荊知州走入公座喝道：「將犯僧帶上來！」一聲吆喝，隨即帶上。荊知州問道：「你就是天齊廟僧人納雲嗎？抬起頭來！」納雲抬頭一見，原來昨日的測字先生，就是今日的老爺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哪裡還敢開口，只應了一聲是。荊知州一面將禁牌取過，用硃筆寫好，吩咐上了腳鐐手銬，收禁入監。一面將火簽牌票批准，交與朱高、許文兩個公差，速拿女犯王徐氏到案。

兩個差人，帶領伙計手下人等，立刻出衙，會同地方保甲人等，走進王世成家。四下一看，無有一人。地方保甲喊一聲道：「王大嫂出來，有話對你說！」徐氏在客堂裡面聽得有人叫喊，出來一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渾身發抖。地保說道：「都只因錢正林先生告了狀，知州老爺准了狀詞，著我們來拿你的。」

徐氏聽說，更加慌了手腳，想逃到後面去，眾人一齊動手，先將徐氏鎖起，再到房中搜查屍首。許文、朱高到牀下一看，只見一個油缸藏在牀下，伸手一拉，將油缸拖出來，將包在缸口上的血衣取去，缸內肉塊腥臭難聞，烏血淋淋的好不嚇人。大家用手掩住了鼻子。登時哄動左右鄰人，看的看，說的說，人來人往，擁擠不堪。

地方保甲忙守住王家門戶，不許閒人進出。許文、朱高兩個公差連忙回到州衙，稟報老爺知道。荊知州隨即吩咐打道相驗。金鑼旗傘，來到王家門首，荊知州出了大轎，來到屍場坐下，便喝道：「將兇手徐氏婦人帶上來！」那時許文、朱高、地方保甲一眾人等，將徐氏推推搡搡帶上來，又將那個油缸抬上，擺在中間，一塊塊烏血淋淋的拿將出來，逐一驗看畢，就叫四鄰上來。左邊鄰居張居祿，右邊鄰居王淮春，俱說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容小的們告稟，他家自王世成故世後，和尚時常來往，只是她家殺兒子，是哪一天殺的？怎麼樣殺的？我們並不深知。求大老爺開恩。」

荊知州吩咐退下去，便向徐氏一看，連連拍案喝道：「你這萬惡該死的婦人，有這等惡毒心腸，自古至今，從未見過，從未聞親生娘殺害親生的兒子。這樣膽大，這樣惡毒，你與那和尚通姦有幾次？怎樣謀殺兒子？一一從實供來，免得本州動刑。」徐氏雙膝跪倒，叫聲道：「青天大老爺在上，聽小婦人告稟。小婦人自從丈夫亡故，真心守節，我兒王官保忤逆不孝，形同梟獍，無所不為，小婦人一時之氣，將他殺了。就是娘殺兒子，也無大過。叩求青天大老爺筆下超生。」荊知州聽了，怒不可遏，將案一拍，喝令掌嘴四十。打罷，吩咐將徐氏帶回衙門審訊。

荊知州回轉衙門，來到簽押房中，與幕賓師爺們等商議道：「這人命案子，千古罕見，從未有親娘殺親兒子之理。常言道：『虎毒不食子』。所以錢正林告狀不准，反將他問罪。而今人命是真，怎放錢正林出監，倒是難事！」旁坐一位姓喬的幕賓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他是泗水人，姓柳，名青溪，文章極好，不料時乖命蹇，屢試不售，昨日來到本縣，與我會面，他與錢正林也是相知之交，因到通州，聞悉錢正林為代學生伸冤，係身縲繼，不能相見，若請他與錢正林一談，保可無事。」

荊知州連聲稱善。一會兒，喬幕賓就把柳青溪請到。荊知州待之上座，客套一番，便再三相托，轉言致意。柳青溪道：「不須客氣。」說罷，即去請錢正林到州衙內堂。荊知州即忙迎進，延之上座，說道：「本州冒犯尊顏，祈勿見責。」錢正林道：「公祖說哪裡話，生員為代學生王有仁伸冤，雖死無怨。」三人言罷大笑。

荊知州立刻吩咐坐堂。衙役皂隸書吏人等，兩旁鴿立齊整，吆喝一聲升坐公堂，喝聲將納雲和尚帶上來。納雲跪在堂下。荊知州一見，怒髮衝冠，拍案喝道：「你這和尚，不守清規，大膽橫行，竟敢姦淫人家寡婦，謀殺人家兒子，斷人後嗣，絕人後代，可謂惡極！你與徐氏幾次通姦。若有半句虛言，立刻重刑嚴處。」堂上一眾衙役吆喝一聲，好不害怕！

納雲在下，叫著冤枉道：「青天大老爺呀！和尚是出家人，佛門弟子，不敢為非犯法，從來不出廟門，與徐氏素不認得。」

荊知州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大膽的和尚，還敢在堂上胡言亂語。」

左右用刑，看他招是不招？」一聲吩咐，衙役一齊動手，將納雲套上夾棍，用力緊收。納雲熬痛不過，哀聲叫道：「大老爺開

恩，和尚招了。」荊知州喝道：「供上來！」誰知納雲十分刁猾，又叫青天大老爺饒命！一派油供，全無半句實話。荊知州坐在堂上，怒氣沖天，便喝道：「將這和尚上了刑具，收禁監牢。」衙役給納雲上了刑具，帶往監裡去了。